

周末好去處

粵劇大師林家聲
珍藏戲服展

香港演藝學院（演藝學院）與林家聲慈善基金會將舉辦「粵劇大師林家聲博士珍藏戲服展覽」，展品包括多件林博士生前演出經典戲寶時所穿戴的戲服。展覽結束後，林家聲慈善基金會將捐贈部分戲服及珍藏予香港演藝學院戲曲學院作為教學用途。



■林家聲在《戎馬金戈萬里情》之《奏凱》中穿著的戲服。

林家聲博士一生對推動粵劇藝術不遺餘力，在粵劇界享有崇高地位。林博士生前亦多次與演藝學院戲曲學院及演藝青年粵劇團分享交流。1999年及2010年，林家聲博士先後獲演藝學院頒授榮譽院士及榮譽博士，以表揚他在表演藝術方面的卓越成就。

日期：12月10日至17日
上午10時至晚上9時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地下大堂

《八樓平台XI – 時空旅行記錄》



今年踏入第十一個年頭的香港舞蹈團實驗舞蹈劇場品牌「八樓平台」，逐漸發展成每年年末的小型舞蹈節。今年的節目，不僅有台灣稻草人現代舞蹈團及韓國Jbro的熱賣近作，更有香港舞蹈團首席舞蹈員李涵及高級舞蹈員陳榮的新編作品。

12月9日上演的《迴》，是李涵(編舞)和何泳濤(聯合編舞)於本年7月從英國Studio Wayne McGregor 交流回港後的首個編導作品，令人期待。二人駐留英國三星期，在著名編舞家兼舞台導演Wayne McGregor的親自指導下，進修編創和演繹技巧。韓國Jbro的獨舞作品《The Great Man》，則照見爸爸的日常，述說和同一屋簷下的威嚴爸爸那既近且遠的父子關係。

12月15至16日上演的《我們看見了》(陳榮編舞)，直視現代人機不離手的習慣，穿越虛實空間，巧妙運用中國傳統民族舞手巾花的技巧，以街舞型格重新包裝，尋覓屏幕深淵裡的真我；台灣稻草人現代舞蹈團的《詭跡》，用亮眼的銀色水桶佈滿整個舞台，由排練室真實的漏水狀況發揮想像，從法國存在主義哲學家沙特作品《嘔吐》取材，建構兩個共存卻不連結，但互相牽引的空間，加上現場爵士樂伴奏及演唱，配合滴水與敲打水桶的節奏，呈現一個聲音、視覺、空間交錯的有趣演出。

日期：12月9日、15日、16日 晚上7時45分
12月9日、16日 下午3時
地點：上環文娛中心香港舞蹈團「八樓平台」

自由約

呈獻冬日爵士及古典音樂盛宴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管理局)舉辦的免費戶外節目「自由約」，於12月第二個周日，以輕鬆的爵士音樂及熱情的兒童拉丁舞迎接初冬。屆時，本地數學搖滾樂隊Milos、香港阿根廷探戈樂隊Cafe 852、本地唱作人李拾壹、年輕音樂家黃家正，以及壓軸由當紅爵士鼓手Nate Wong帶領並集合多位一流爵士及古典樂手的Wong Way Down Jazz Symphony，迸發無窮音樂能量，帶領觀眾一同狂歌起舞。

這回「自由約」中文學將會遇上音樂。多首由網上徵集的植物詩作，以及洪曉珊、曹疏影、鄧小樺、鄭單衣等著名作家為西九植物寫的詩作，將由文學人聯同音樂人即興奏出另類風格。「寫樹——在公園漫遊」、「文學扭蛋」及「草原圖書閣」漂書活動亦繼續舉行，讓市民從文學中得到共鳴。

其他精彩活動還包括「WE Dance 展演及工作坊」、「Heroes 啤酒品嚐」、「海角地攤2046」手作市集及pop-up store等。

詳細節目內容請瀏覽網頁：http://www.westkwoon.hk/tc/freespacehappening。或致電2200 0011。

日期：12月10日
地點：西九文化區苗圃公園

《深夜小狗神秘習題》
天才少年的奇異世界

由暢銷小說《深夜小狗神秘習題》(The Curious Incident of the Dog in the Night-time)所改編的舞台戲劇是英國國家劇院近年來繼《戰馬》之後最叫好叫座的作品。該劇首演於2012年，曾獲得五項東尼獎及七項奧利花獎，動人的人物主題和天馬行空的表現手法虜獲了無數觀眾的心。

明年香港藝術節，英國國家劇院將攜《深夜小狗神秘習題》空降香港，帶領觀眾走入主角天才少年的奇異世界。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Brinkhoff Mogenburg 攝，香港藝術節提供



質感獨特的暢銷小說

「時間是凌晨十二點零七分，那隻狗就躺在席太太家前院的草地中央，牠的雙眼緊閉，看上去彷彿側着身在奔跑，就是平常狗兒們作夢追逐貓咪的姿態。但那隻狗沒有在跑，也沒有在睡覺。牠死了。」(《深夜小狗神秘習題》)

深夜，小區中發生了命案——鄰居太太家的小狗被人刺死在地。誰是兇手？15歲少年基斯杜化模仿着偶像福爾摩斯展開了調查，只是，這趟旅程的終點有點令人意外。

順着文字往下讀，我們發現基斯杜化有點不一樣。他喜歡機械，最擅長數學，喜歡質數、邏輯與事實，討厭黃色和棕色，無法忍受被人觸碰。基斯杜化患有亞斯伯格症候群(Asperger syndrome, 簡稱AS)。這是自閉症光譜下的一種發展障礙，他是數學天才，但在社交方面卻有障礙。

但小說的迷人之處是它並不將基斯杜化當做是病人看待，整本書其實是基斯杜化的調查筆記，在書中，他稱自己為「某個有着行為問題的人」，而正如作者Mark Haddon所說，這本書其實不是關於基斯杜化，而是關於我們每一個人——我們誰不都有着某些「行為問題」？

基斯杜化為了調查小狗的命案，卻發現了自己家中的秘密，踏上了更為廣闊的尋找真相的旅程。整個故事用他的視角來拼湊、解讀那段頗為令人心碎的家庭故事，卻有了新的視角與情感，再加上點作者的黑色幽默，變得有趣又獨特。

充滿巧思的舞台設計

自2003年出版後，《深夜小狗神秘習題》獲獎連連，曾被翻譯成三十二種版本，全球暢銷超過兩百萬冊。但說實話，剛開始看小說時，有些神經



質的文字讓我對它喜歡不起來。那種感覺，猶如你被困在一個陌生人的腦子中，聽到他無休止地與自己的談話，聽到他腦中不同角落的竊竊私語。當他討厭的城市的噪音和日常生活的無力感像洪水般向他湧來時，你也感到了類似窒息的壓迫感。然而當在伯明翰看完英國國家劇院將其改編而成的舞台劇後，卻讓我有興趣重訪小說的世界。因為這個男孩眼中的世界，實在是太神奇了！

導演Marianne Elliott與其創作團隊用充滿想像力的神奇舞台將基斯杜化的內心世界呈現在舞台上。三面牆加上傾斜的地板，舞台如同一個半開的盒子，而所有的道具都被收藏在牆面和地面的格子板中。隨着劇情的展開，演員靈活地打開格子板拿出相應的道具，甚至將格板抽出變成桌子，隨後又放回回復原樣。這個百寶盒般的設計讓空空的舞台迅速變幻成不同的現實場景，也依靠牆面上密佈的LED燈與舞台燈光、投影營造氣氛，在基斯杜化內心世界與外在現實中迅速切換。

更加令人驚喜的是，整個演出節奏快速，表演的方式極具形體與運動感。演員在舞台上快速地奔跑，台詞如同連珠炮般一氣呵成，飛速的「快切」所帶來的充沛能量甚至消解了小說中所瀰漫的略顯黏稠的自我耽溺，整個演出顯得青



春、明快又迷人。其中的幾幕，通過演員的形體(比如慢動作、被托舉在牆面上月球漫步等)，以及燈光音樂的配合，舞台空間和觀賞角度被翻轉又翻轉，上一秒是平視，下一秒已經變成俯視；而就連時間感也在反覆的放慢或快進中被不斷拉扯，張弛之中觀眾一下被拽進基斯杜化的想像世界。

表演如此形象地呈現基斯杜化的內心旅程，不斷挖掘出故事中的動人之處。正因為那精準的描述，觀眾才能在基斯杜化踏上旅程尋找母親時，感受到他所懷抱着的極大的勇氣——因為常人眼中稀鬆平常的火車旅程，對他而言卻是驚心動魄的超難任務。而當他發現父母的秘密，面對情感傷痕的幾個瞬間，也足夠令人感慨。但我最喜歡的，是基斯杜化內心與世界的對話。在他的世界中，是邏輯完美的數字，是廣袤寧靜的太空，當他勇敢地與外面喧鬧的世界碰撞並竭力與其相處時，笨拙又執拗地在自己的世界中尋找支撐與力量，那些情感複雜的瞬間，無不擊中每一個與這世界恒常搏鬥又期許着和解的普通人。



《深夜小狗神秘習題》

時間：2018年3月8日至11日，13日至18日 晚上7時30分
2018年3月10日、11日、17日、18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香港演藝學院歌劇院

全新的貝多芬體驗
——聽列夫席茲「貝多芬奏鳴曲全集」後記

貝多芬的三十二首鋼琴奏鳴曲，橫跨「樂聖」由年輕至人生最後階段的所有創作時期，若從頭聽一遍，當可感受貝多芬自輕巧熱情始、以沉重鬱抑終的風格轉變，以及西方古典音樂怎樣由海頓、莫扎特的古典主義時期，過渡到和聲複雜、崇尚個人情感表達的浪漫主義時期。

因着這份厚重的歷史感，加上三十二首作品裡包含多首「過耳難忘」之作(如「悲愴 Pathétique」、「月光 Moonlight」、「熱情 Appassionata」等)，貝多芬鋼琴奏鳴曲全集因而是唱片迷热衷收藏的全集「磚頭」之一，而不少殿堂鋼琴家，亦視灌錄全集為必須攀越的音樂峰頂。兩個最好例子：1985年，正在灌錄此全集的Emil Gilels突然離世，留下深感遺憾的樂迷；2015年，高齡的Pollini推出貝多芬全集，無論樂迷與鋼琴家都鬆一口氣。

比起聽唱片裡的「全集」，現場聆聽的震撼更大，但要在極短時間裡彈畢三十二首，所需的技巧和魄力遠非一般鋼琴家能夠承受。今年初秋，難得遇上烏克蘭鋼琴

家列夫席茲(Konstanin Lifschitz)來港舉行連續兩周、合共八場的全集音樂會(The immortal: Lifschitz's Beethoven Cycle)，自然翹首以待。可惜因撞期(包括期待已久的鄭京和演奏會)，最後只聽了四場(節目一、二、三及六)，錯失了「Hammerklavier」和晚期作品。

必得說在前頭的是：列夫席茲並非情感跌宕有致、一曲既畢餘韻仍存的「內省型」，而是大開大合、剎那間傾瀉千里的「力量型」。未入場前，讀台灣樂評家呂岱衛寫他較早前在台灣的演出，說列夫席茲的風格絕對不「美」，而是「魯莽與狂放」，可謂一語中的。的確，四場演出，我留下的最深印象，正是他幾乎要把琴鍵敲碎的驚人指力，以及那份狂瀾與暴烈。我跟朋友說：就像在聽一名山野村夫，於深山演奏貝多芬！

我雖偏愛內省型，但無可否認，列夫席茲帶給我一種全新的貝多芬體驗。今年四十歲的他是音樂天才，五歲便到莫斯科學習。是次音樂會，三十二首作品全部背譜演出，雖偶有錯音，但整體技巧扎實亮

麗，快速樂段凌厲而不含糊。他那如雷轟鳴、對比極強的陽剛風格，在彈奏情感澎湃的樂章時，非常「匹配」。在第廿三號「熱情」奏鳴曲(Op. 57)第一樂章，他便展現出驚人的音樂力量：剛開始時，琴音幾乎弱不可聞，速度也比慣常聽的版本為慢，但當來到樂譜標記為double forte、由轉位F小調和弦組成的樂句時，列夫席茲突然爆出雷轟般的音量，並加速衝鋒，成功以強大對比營造出帶點神經質的情緒急變。

然而，當他以同樣風格彈奏慢版樂章時，便顯得過分硬朗了。譬如「熱情」的第二樂章，旋律彈得平板，沒有餘味，低音部與右手好像互不相干似的。而我甚有期望的《葬禮進行曲》(第十二號，第三樂章)也有類似情況：力量有餘，情味不足。

中場休息時，我側耳偷聽其他觀眾的反應，發現意見頗為兩極化。有些人由衷喜歡，認為風格極切合貝多芬本人的性情氣



■烏克蘭鋼琴家列夫席茲(Konstanin Lifschitz) 香港大學MUSE提供

質；有些人卻覺吃不消，投訴他獨沽一味「彈爆琴」。

每個人聽音樂都有不同追求，若期望心靈得到淨化，列夫席茲確非適當人選。不過對第一種看法我卻很疑惑：貝多芬雖出名脾氣暴躁(譬如曾經因侍應無禮，將一整盤濃汁牛眼扣到其頭上)，但作曲家的脾性如此，是否代表作品也必須「物似主人」？莫扎特本人甚低俗，其作品卻有若仙音。貝多芬雖暴躁，但他的慢版樂章充滿詩意，沒必要硬橋硬馬地演繹吧？

文：默泉